本书是金雁13篇俄国-苏联史研究论文的合集，即使是最近的一篇，也是在1997年发表的了，可以说有相当的年头。由于近来当局对国内苏联史研究的有意限制，笔者也不知道哪有更合适的渠道、书目能够提供对苏联历史足够详实、准确、全面的分析，实在是令人遗憾。好在，本书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，笔者未曾了解而又颇为重要的新材料、新资讯，也算是披露了苏联历史的一个小角。

由于是论文的合集，这些论文原先都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，因而时常有重复的史料，或同一内容只是变换了表达方式。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思路，将13篇论文划分为了三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的主题是“‘富农问题’与‘社会主义原始积累’”。在高中，笔者思考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，当时虽没有读过他人的专著，但即使是从课本和少数的课外读物中，笔者心中也有强烈的感觉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就像是国家的“兴奋剂”运动，是以巨大的牺牲换取暂时的突飞猛进。在本书中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说是“触目惊心”的证据：

早在1902年，列宁就曾明确地主张，在俄国之所以需要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就是为了对付农民（ 他甚至没提“富农”）。

1920年，列宁还在一次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团的内部谈话中宣称：“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，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！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。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，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（俄国人中的）少数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。”

（再版自序）

以这种理论（笔者按：指斯大林的“贡税论”）为指导的“全盘集体化”，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“原始积累”。

（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”的典型实践：苏联集体化时期的“消灭富农”运动）

看来，说苏联“生于不义”实在也算不得大错，苏联的“共产主义”实践，即是剥削本国人（主要是农民）代替了资本主义早期积累对他国的掠夺。原来还搞不太清楚是列宁，还是斯大林最先塑造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，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，列宁确实是始作俑者，但多少还有些节制，多少还有些学者、革命者的谨慎态度，斯大林则变本加厉，将这一套畸形的残酷体制发挥到极致，一条道走到黑。哪还有什么全人类的利益！当可以为了占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而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时，就可以为了党的领导而牺牲其他所有人的性命。苏联式“共产主义”是在燃烧自己（或许，布尔什维克已经不将他们当作“自己”人了）国民来发展，我们更可以说，“当共产主义来到人间，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”。

第二部分是“苏俄历史观之重构”，作者考察了十月革命之前，沙俄的基本历史条件，重心在俄罗斯的传统文化，传统的乡村公社世界与民粹主义。作者的分析框架，完全是在俄罗斯传统的语境下，但我们以为，“殊相”总是属于某些“共相”，沙俄的“米尔公社”及农奴制度，必然还是可以归属于某一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分析框架中。我们当然不是要重蹈斯大林史学的覆辙，但仅仅关注某一地的特殊情形，而不将其联系至整个欧洲乃至更大的发展中，我们还是不能得到更立体、全面的认识。

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“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”。这一节所收纳的论文内容比较散，既有分析斯托雷平改革的，也有讲述沙俄改革与知识分子之关系的，还有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再回顾，以及探讨历史变动中苏联/俄国地名的数次变易。对于斯托雷平改革，作者以为其失败与改革的不公正性密不可分，改革虽然顺应了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，但却是为了继续维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与地主的利益，最终收获到了与法国路易王朝相同的命运。但为何同样是有巨大的“不公正性”，斯托雷平改革失败了，而苏联却至少不仅迅速完成了工业化，还成功挺过来二战？其中有一个莫大的差异：斯托雷平改革的“不公正性”来源于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妥协，而苏联模式则是一开始便打算对农民阶层毫不留情。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实际上完全值得一本专著来作深入的探讨，本书的一篇论文只能算是提供一些初步的疑问与思考的空间，还不足以给出一个像样的小结。